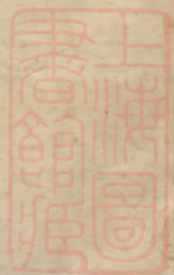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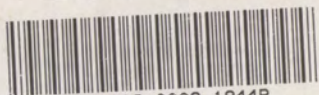
陳伯達等著

論黨與個人

新潮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44B

陳伯達等著

論覺身何人

新潮社出版



420藝文

論黨與個人

著者 陳伯達等

出版者 新潮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卅六年
雙十節出版

不准翻印

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SIN MIN CHU PUBLISHING CO.

NO. 123, CONNAUGHT RD. G.

HONG KONG

論黨與個人

黨性與私生活

陳桑(1)

關於黨內生活

伯達(4)

什麼是原則

劉少奇(9)

論原則性

吳渝(15)

個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定思(20)

釋個人主義

明辨(24)

個人英雄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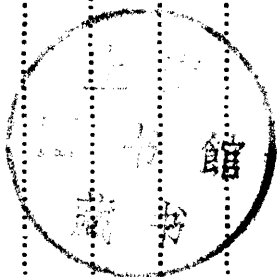
吳雲(29)

新英雄主義

胡協(34)

畧論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革命觀點

易同(38)



談勞動觀點……………秋桐(41)

論人道主義……………黃磷(45)

再論人道主義……………黃磷(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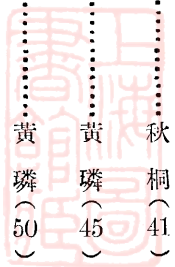
論慎獨……………明操(55)

再論慎獨……………羅泊(58)

反教條主義中幾種不正確的傾向……………滌新(63)

黨風不良的表現……………陳萍(67)

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的聯系……………龍潛(71)



黨性與私生活

陳桑

共產黨員是爲着一定的政治理想而在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中作着切實的工作的人。共產黨員的黨性是否堅定，是否純粹，當然首先就表現在他的工作中：要看他是否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工作，是否嚴格地服從黨的路線政策和決議，是否對於現實的情況有充份的了解，而實事求是地進行工作。

但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又不僅表現在他的工作裡，而且也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屬於私生活的範圍裡面。這就是說，堅定而純粹的黨性不僅是貫徹在工作中間，而且要貫徹在日常生活，私生活，一言一動之間。

這看起來是困難的，因爲一個共產黨員在工作中間固然是和非共產黨員有着差別，而在日常生活中間却似乎是沒有什麼差別的；而且黨對於黨員的工作固然有嚴格的規定和管理，但對於黨員個人的日常生活，除非這會妨礙到工作，一般地，是不加以干涉的。但是這些都不能證明共產黨員的黨性就和他的日常生活無關，或者證明，黨性對於日常的私人生活只有消極限制的作用。有很多人就是這樣理解的，以爲我們只要不讓日常的私生活妨礙了工作，在這範圍以外，私生活儘可自由隨便，却不了

解，在日常的私生活中也要不失其作爲共產黨員的積極態度。

對於一個共產黨員，工作與私生活不能是互相衝突的。這種衝突，大抵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身上有時會表現出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第一是由於舊社會的歷史傳統與現實環境的影響在我們的私生活中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第二是由於私生活往往是更多受着感情的支配，於是與我們的社會出身相伴而來的那種感情就在這裡取得寄身之地。假如我們認真檢查一下在我的的私生活中所表現的輕點意識，恐怕對有些人，甚至是連封建思想的成份都可以找得出來；假如我們認真檢查一下溶合在我們的私生活中的感情，那麼個人主義的氣息恐怕更是難免。這本來也不足爲奇，因爲我們既是生活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當然會有各種壞因素影響到我們。在工作中因爲有組織上和集體力量的幫助克服這些壞影響，還比較容易，但在我們的私生活的範圍裡就更來得困難了。

私生活的健全與否，最顯著的表現常常是在男女的關係上。自古以來，戀愛常是文學作品的重要題目，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一個人的性格在別的行動中或許表現得不完全，而在戀愛關係上，則往往澈頭澈尾地表現出來。封建社會中的傳統的思想意識，在男女關係上，是比在生活的別的面，更加保留着深刻的影响的。這使得許多人，縱然對社交公開有着充分信任，但在潛意識裏，仍不能肅清種種不合理的看法，甚至猥褻的看法，更使得許多男子，縱然在理論上承認婦女的獨立地位，却仍然不能真實的尊重女性，幫助女性，而用一種不鄭重不負責的態度對付戀愛結婚，或者把戀愛的對方當做私人的佔有品，有意識地妨礙甚至限制對方（這常常是對於女性）的發展，這種意識，顯然

是和共產黨員的黨性不能協調的。

固然，這種私生活上的不健全，不能與政治上組織上的問題等量齊觀。不能只是斤斤計較私生活的是非，以之代替政治的是非，但是一個共產黨員在自我修養上則絕對不當忽視這些問題。要認定這種私生活上的不健全，也足以影響到自己的黨性不強，不純，縱然一時不直接影響工作，但聽任其發展，最後就一定會影響到群眾關係，影響到他的工作，影響到黨。

在私生活方面，也應表現黨性，並不是把私生活「澈底革命化」，非革命的話不說，非革命的朋友不接近，弄到表露自己，脫離群眾，而是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運用到生活範圍中去培養純潔高尚的情操，使私生活服從於政治，二者非常和諧地打成一片。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生活中，我們就可以具體地看到這種光輝的榜樣，並且我們也應該承認，在共產主義者以外，我們從歷史上現實中都可以找到許多在私生活中實踐着正當的觀念與情操的人，這種人在這方面亦可做爲我們的模範。共產黨員在私生活上正表現在他們能够接受進步人類的一切優美的品德，而以共產黨員的政治原則貫串在這中間。

關於黨內生活



我們共產黨員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我們關心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還是政治。我們這裡所說的政治，第一、就是關於當前的經濟生活，政治情況和政治鬥爭，當前黨的任務，黨和群眾的關係，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關係……第二、就是關於黨內的原則生活，献身為黨的無限忠心，同志們在黨的事業上同心協力，服從黨的紀律以及把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統一當成自己的生命……。政治的前一部份，就是像康生同志在傳達「四三決定」時候所說的一條：「憂國憂民。」政治的後一部份就是康生同志傳達「四三決定」時候所說的另一條「同心同德。」離開了「憂國憂民，」離開了「同心同德，」共產黨員就沒有政治，就不成爲共產黨員。

我們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戰士，當然是有是非的。我們的是非是政治的是非，不僅在一般的政治鬥爭上，而且在黨內的鬥爭上。所謂政治的是非，就是指的；或者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或者是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或者是非共產主義的，或者是擁護黨的，或者是反對黨的。所以，這是原則的是非，大衆的是非，黨的是非。黨內這種是非的鬥爭，就是關於黨的政治路線的鬥爭，組織路線的鬥爭。至於這種鬥爭在黨內應當怎樣去進

行，劉少奇同志在「論黨內鬥爭」這篇傑出的文章上，已經給我們解決了。

是不是有另一種是非可以代替這一種政治的是非呢？譬如說，關於個人私生活的是非。它是不能代替這種政治是非的。我們的黨員是來自四面八方，有許多是出身其他階級，投身到革命事業中來的，許多黨員時常帶有自己在生活習慣上的特點，好像每個人的臉孔，都有其個人特點一樣。我們只能要求全體同志的政治上的一致，不能要求全體同志在身體長短上，臉孔黑白上，說話腔調上，走路方式上……，都完全一致。如果在這種個人私生活上要求完全一致。而且把這些事情變成黨內的是非，天天為這些瑣碎私人生活所糾纏着，斤斤計較不休，那麼，這一種共產黨員的前途是可悲的。敵人知道：要從政治的是非來挑撥我們同志間的團結是比較不容易的，因此他們時常打算從個人私生活的是非，來挑撥我們同志間的團結，因此在這一點上，必須不要有給敵人利用的空隙。在反王實味的座談會上，托派反革命的，超階級的，神秘主義的「人性論」之最惡毒的反革命作用，就是利用我們這一種空隙。他們掩蓋了政治的真面目，而來挑撥同志間個人私生活的是非，企圖用這一種私生活的是非，瓦解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革命。在反王實味的大會中是更加暴露了托派「人性論」這個反革命的罪惡了。

我們現在處在內戰最困難的環境中，處在物質最困難的環境中。我們住的是比較偏僻的農村，小生產的經濟表現了我們的貧窮，給了我們很多的不方便。因此迫得同志們過着更吃苦的生活。我們的黨中央，我們的民主政府，是在用一切方法，改善同志們和戰士們的生活，保持同志們和戰士們的健

康。但是，究竟是因爲困難，因爲貧窮，我們的作法，都還是有限度的。這是社會條件和戰爭條件的限制，這是任何一個普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能够理解的。可是我們很多知識份子都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到共產主義營壘當中來，還有不少人帶着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尾巴。這種尾巴，特別在物質最困難的時候，更會流露出來。在這裡，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就更以爲我們有空隙可以利用了。最近一個時期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就是企圖用物質上的平均主義作幌子，來挑撥我們同志間個人私生活的是非，並且表現了很大的叫囂。自從反王實味的座談會以來，托派反革命的叫囂，是被黨內外大衆克服下去了。但是，要根本粉碎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及其所利用的平均主義的幌子，還要我們繼續努力，繼續的拿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我們的頭腦。同時，這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避開關於個人私生活的是非，我們要在政治上看得遠，看得大，要更多的關心政治上的是非，同時，這也就是說：我們更要從政治鬥爭生活上鍛鍊我們黨的生活。使得我們成爲有原則的革命的戰士。

斯太林在「論列寧」的一篇演說上，曾經特別強調了列寧的原則精神，他引述了列寧的一句話：「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句話，特別要我們同志們牢牢記住：只有原則的頭腦，才是我們政治的頭腦，只有原則的頭腦，才能使得我們成爲真正的馬列主義的政治家。在我們黨內，一切無原則的糾紛，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任何野心家，想在我們黨內，進行無原則的活動，一定會打得粉身碎骨，就像托派這一批狐群狗黨所經歷過的這一個例子。

政治的是非，是從實際工作表現出來的，凡是正確的站在政治原則方面的人，革命工作都是責

獻了全身心，一心一意要把黨的工作搞好。如果整天婆婆媽媽，唧唧喳喳，整天把私人生活利害問題盤旋在腦子裏，對當前現實政治鬥爭，熟視無睹，對大眾的生活，不關痛癢，那麼，他就不會實際的去做革命工作，也不會有政治是非，也就不會有黨的原則生活。某些惡劣的野心家，是整天計較私人生活的是非的人，某些整天計較私人生活是非的人，包含有一種無原則的野心。他們是對工作完全忘工的，而且經過各種形式，應用各種方法，來動搖旁人對工作信心，破壞一定的工作執行，這樣就必須用得着陰謀詭計了。

這種抱無原則的野心的人，從私人生活的是非，來看我們整個的黨，來看我們整個同志關係。由此來製造矛盾，以便於他們從矛盾空隙當中伸進來，企圖爬到黨的一定地位，企圖利用黨內一部份人去反對另一部份人，有政治原則的人，對於他們這種挑撥，心中是雪亮的。但是如果有人在政治原則上沒有站穩，而被私人生活是非所糾纏着的。那就有被利用的危險，所以這一種手法，是非常惡毒的，這完全是托派反革命的手法。採取這種手法的不管他是否正式參加托派組織，但是危害黨是一樣的。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麻痺，這對於共產黨員的政治生命是多麼可怕。必須要經常的在政治上思想上警惕自己，必須對於原則採取血肉相關的態度，也就是說，必須加強我們分別政治上是非的力量。私人生活的是非，必要少管些，少談些。如果要管，要談，應該是幫助同志的，而不是毀壞同志的。

我們共產黨員只有一條心。這條心就是要在黨的政治路線上，好好搞革命，搞工作。工作有一點

搞不好，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感覺得有切膚之痛。而無論如何，互相幫助，把工作搞好。這樣子，才算得「憂國憂民」才算得是「同心同德」。

中國有句老話「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現在在偉大整風運動下面，有些犯極嚴重錯誤的人已有某些程度覺悟的，這種覺悟雖然還不算全面，但已有了某些程度的覺悟，這也是好的，是受我們黨歡迎的，是受我們同志歡迎的。

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如果更前進不已，一方面就必須廣泛的集思廣益，另一方面就必須有不斷的自我反省。一個共產黨員，如果孤陋寡聞，如果自以為是，那麼這個共產黨員是不會有很大出息的。反之如果有了自我批評和集思廣益，我們就能聰明，就能夠不斷的進步。就單個黨員來說，這樣，他就可能成爲十足的共產黨員，就整個黨來說，這樣子，我們的黨，在政治上就可無敵於天下。

自我批評就是「日新其德」。我們並不怕自我批評，腐爛的人們是怕人們揭發他們的醜惡的，而我們並不怕知道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魯迅說過：「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終竟是蒼蠅。這話是說得很好的。」

什麼是原則

劉少奇

這篇文章是劉少奇同志「論黨內鬥爭」演講的一段，題目是編者臨時加的。特選載這一

段，供同志們研讀。

——編者

同志們又問什麼是原則？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什麼是日常政務問題？以及爲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不應堅持己見，而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

同志們！這些問題確是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什麼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來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 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有大體上相同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原則問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法則作爲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問題。如果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錯，那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類問題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處理這一類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對於原則問題是不能馬虎的。如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個別的錯誤，而會發生系統的、一貫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的

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日常政務問題及純粹帶實際性的問題呢？

這大半是一些個別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我們說要發動與組織群眾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而發動與組織群眾又須集中由群眾團體來領導，部隊也應該協助與參加群眾工作、這些都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即我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部隊的民運隊及民運部暫時取消，有些同志主張群眾團體應分爲四部辦事，另有同志主張分五部辦事，這些就都是純粹帶實際性的問題都不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我們敵後作戰，今天的一般戰術原則是分散的游擊戰爭。如果大家對於這點沒有分歧的話；那末就是我們沒有戰術原則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於各種情況的逼迫或者由於對我們特別有利的情況的發生我們某個指揮員打了一次勝利的或者失敗的運動戰。那末，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個別的實際戰鬥。只要這個戰鬥員沒有在敵後打運動戰的原則觀點，那末即使這一次二次戰鬥是錯誤的，也只是個別的錯誤。或者是由於特殊情況的發生，這個指揮打得並不錯，所以我們就不要在這個別的純粹實際問題上來堅持己見，爭個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備條件，原則上不應強攻敵人堅固工事與中心城市的。如果對於這一個原則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一個工事，某某一個城市，因爲有特殊的條件，或者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來了。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個別實際問題。但如果因爲打下去了這一個工事，這一個城

市，就說一切敵人工事與敵佔城市今天我們可以去打，這就成爲原則問題了。在內戰時，曾經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向某些大城市進攻，這就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因爲他們去打這些大城市是在原則上主張紅軍應該向大城市進攻。在這種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上，我們即不應該在原則上妥協，而仍應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體的實際問題，常有幾個解決的辦法，由這裏那裡，常有幾條實際可走的道路。這些辦法，這些道路，對我們當時情況又各有利弊，有的辦法和道路對我們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險性，爲了慎重起見，我們又常常採取好的辦法和道路。所以在這些具體的帶純粹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如果我們發生不同的意見，只要不涉及到原則上成爲問題，我們就要善於妥協，善於讓步，善於接受別人的意見，「善與人同」，然後事情才能暢快辦理，問題才能爽快的決定；而不應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別人放棄意見，總是要別人來將就自己，總是要別人照自己的意見辦理，這樣反而拖延問題的解決，妨害工作的進行，增加黨內糾紛與清淡的傾向，妨害同志們間的互相團結。這就是爲什麼在純粹帶實際性質問題上，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緣故。

由此可知，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政務問題，純粹帶實際性質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鬥爭目標及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的問題，就是那些不關涉到我們的戰略及策略的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一般立場與具體立場的問題。上面舉過的各種例子，就都是這樣的問題。

總之，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總原則。一切

違反這個總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動都要反對的。各種原則之中，又有大原則與小原則之分，我們的規律，是部份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小原則服從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的紛歧是不能調和妥協的。必須澈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不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應死不妥協，就不應過分着重的鬥爭與爭論，否則也要妨害工作與妨害團結的。

我曾經聽過一位同志說，在黨內鬥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在組織上即使錯誤一點是不緊要的，是次要問題，因為他認為在黨內鬥爭中可以採取各種不合組織紀律的手段向反對者鬥爭。這種說法，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他把正確的政治路線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對抗起來看，他不知道搗亂黨內的秩序與組織，就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原則的錯誤：特別在今天妨害與破壞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最大的妨害了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就是犯了較其他原則錯誤更加嚴重的錯誤。在這裡，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要善於比較，善於區別各種原則問題在當時對黨的利害的輕重關係，根據小原則服從大原則，部分服從整體的法則，來決定在什麼原則問題上應當暫時讓步不堅持，在什麼原則問題上則堅持不讓步，爲了保持黨內的團結和統一，有時對於某些關係不大重要，不大緊急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暫時妥協的，暫時不提出這些問題，不在這些問題上堅持爭論，而着重在當時關係重大的緊急的問題。這當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與中間路線，而是實際行動上的妥協及服從多數決定。

以上就是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問題。

黨內無原則鬥爭以及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它們的根源是什麼呢？這出於以下一些根源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黨內同志的理論水平一般還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還不够，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有實際的形成，黨在各地方的領袖與中心則至今還很少實際的形成。

第二、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多，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瘋狂性、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報復性，經常影響到黨內鬥爭。

第三、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們客觀的相互商討問題的作風未形成，粗糙的主觀的判斷與處理問題的作風仍然嚴重存在着。

第四、投機份子混入黨內來，以及某種投機心理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的存在，他們常常爲了證明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爲「左」要比右好點，或者爲了打擊別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細反革命份子混入了黨內來，利用黨內鬥爭來破壞黨。內奸托派常常在黨的旗幟掩蓋之下故意打擊某些同志，在打擊之後，又要另一個內奸托派分子去吸收這些被打擊的同志作內奸加入托派。

以上這些就是產生黨內鬥爭中上述各種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黨最初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

是做得到，恰當的。因此我們的黨在許多次的黨內鬥爭中都有成績，都使我們黨的理论水平有些提高。不可否認的，這些批評與黨內鬥爭是推動我們黨進步的原動力，如果沒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們同樣的不可否認，在我們黨長期歷史發展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是存着上述各種典型的偏向和錯誤的，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進行得不正確的。因此，就使我們在過去黨內鬥爭中費去了很大的代價。因此，我們在今天就應該如何來懲前毖後，如何使過去所費去的很大的代價使他不是虛費的，如何從研究過去黨內的鬥爭歷史教訓中來求得黨的大的進步，

以更少的代價和痛苦換得黨內鬥爭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的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中，所確定的今後黨內鬥爭的方針。但這就需要我們澈底糾正過去黨內鬥爭中各種偏向和錯誤，需要我們切實的去進行黨內鬥爭。

論原則性

吳淪

在整風學習當中，原則性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以說是一個中心問題，根本問題。

所謂原則性，是否就是懂得一些原理原則的意思呢？遠不是這樣簡單。原理原則是必須要能懂得的，否則就根本談不到原則性。但只是懂得了一些些原理原則，可以使你成爲一個教條主義者，教條主義和原則性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甚至是剛剛相反的。

關於原則性問題，願在這裡提出兩點來和同志們研究一下。

原則性問題是踏穩立場的問題。立場，是說你站在什麼人面前來說話，來看問題，根據什麼人的利益來判別是非，來解決問題。有些愛說漂亮話的人看到我這樣說，會怒形於色地來指斥我們，說：「說什麼利益不利益！我們要講仁義，要講道德。講仁義道德才能得到真理，講利益就只會引起糾紛，煽起騷動。就是要講利益也應當講全社會的利益，全體人民利益。如果只根據一部份人的利益說話，就要偏私，就不公正，就不是真理！」他們的話說得再漂亮一點也嚇不倒我們，因爲他們的話根本就是虛偽的。我們站的是什麼立場呢？是站在什麼人方面來說話，看問題，根據什麼人的利益來判別是非，解決問題呢？我們站的是被壓迫被剝削者的立場，站在他們這一方面來說話，看問題根據

他們的利益判別是非，解決問題。這樣的立場，就是真理的立場，最公正的立場。爲什麼？因爲在保存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下，就不會有什麼共同的公正和真理。被壓迫被剝削者反對壓迫和剝削，並且要推翻壓迫和剝削的制度，才是公正真理，正像我們爲了民族生存，反對法西斯侵略一樣。站在這方面來說話，來判別是非，才有公正可言，才能真正合於整個社會的利益，合於整個人類的要求，合於歷史發展的法則，才能接近真理。

站到這方面來似乎並不難，但要始終能夠站在這一方面，不爲任何複雜的情形所淆惑，不爲任何嚴重的形勢所屈服所搖撼，就很不容易。例如，自以爲很公正的人，會因爲看到了抬滑竿的，拉黃包車的，手裡有幾張千元或萬元鈔票，就說他們已發了財，已經生活得很好；看到谷價這樣高漲就說農民已經在抗戰中得到了好處；看到個別的工人，汽車夫因被一天十幾個鐘頭繁重的工作搞得疲倦不堪，因整天受氣，受壓迫，又終年得不到正當的娛樂弄得精神煩燥，心理苦悶，只好到酒杯裡，賭場上以至更不良的生活中去找一點消愁解悶的方法，就對整個工人，汽車夫深惡痛恨，說他們沒出息，自甘墮落；看到了有些青年因被整個環境壓制得透不過氣來而消沉，就大聲痛斥。說他們麻木。這些「公止」的先生就是被複雜的情形所淆惑，就沒有把他們的立場站穩。

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類的一個要求，也就是我們今天應當站的立場，但有人一方面在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一方面又怕戰爭要有太多太大的犧牲而對這戰爭遲疑。這就是由一部份人的私利把自己應站的立場動搖了。又如自我批評，糾正缺點原來爲的是把自己改造得更好，更爲合理，更有力量去爲

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服務，這是站穩自己的立場所必需的。但有人會受不住比較嚴格，比較尖銳的批評而感情激越起來，憤然的說人家侮辱了他，傷害一個人應有的自尊心，使得他再也不能把心情平靜下來，考慮一下自己方面應如何痛下鍼砭，力求改進，而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到如何才能平得自己的這口氣。這樣，就讓一種優越感的感情把自己從應當站穩的立場上拉開去，甚至還會胡天胡帝地不知跑到了什麼地方去。

既然是被壓迫被剝削，當然就是無權無勢，既然是壓迫者剝削者，當然就是有權有勢；站在前者這方面來反對後者，不但不會升官發財，只能過窮困的生活，而且還要大倒其霉，遭受險惡的命運。在這裡，要能不因窮而變節，固然不是容易事，要不為其勢汹汹的強暴所屈服，怕要更難一點。因此前者還比較平靜一點，後者就常是驚濤險浪，洶湧而至，來震撼你，包圍你，吞沒你。

這一些，都是說明要站穩自己的立場，必須要能和外界的惡勢力，和自己身上的舊傳統，堅強不屈地，同時還須神智清明地，作着持久戰。這鬥爭常是非常殘酷的，悽厲的，十分刺痛的，——這是一。

其次，原則性問題也可以說是善於掌握住當前的中心環節的問題。立場是確定了，要為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利益而奮鬥，為反對以至推翻壓迫制度剝削制度而奮鬥。但這目的並不能夠一下子就達到，必須要能切實解決在到達這一目的的路途上所遇到的非把它解決了就无法再前進的一些具體問題，必須要能在所遭遇的那些問題中找出最中心的來，集中一切力量去把它解決。否則既定目的就無

法到達，所謂立場也就會變成空的。這就是抓住當前的中心環節的問題。

例如在蘇聯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以後，那時擺在面前的最中心問題會是替蘇聯人民獲得和平，爭取休養生息的機會，來鞏固革命的勝利。因此，和德簽訂停戰協定一事，就成爲那時的當務之急，而托洛茨基他們說向德國求和是喪權辱國，就成爲沒有原則的胡鬧。到了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在誰戰勝誰（國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還沒有決定的時候，擺在面前的最中心的問題又會是建立重工業，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不管工業也好，農業也好，脫離對包圍着蘇聯的資本主義的依賴，脫離對外依賴的危險。因此奪得機器，獲得五金工業的健全，就成爲當時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來把它完成的當務之急，而布哈林他們爲着要把向外購買機器的錢移來向外購買糧食，就變成沒有原則的胡鬧，在今天打敗希特勒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心環節，是人類歷史發展征途上非把這一關打通就無法前進的一個環節，因此，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把一切能夠發生反希特勒作用的力量都組織到這個戰線裡面來，就成爲今天的當務之急，而說像巴多格里與這類反法西斯還反得很不澈底的政府，我們不應當去和它合作的說法，那成爲迷失了原則性的看法；說在中國還去爭取地主資本家也來參加抗戰建國的陣營，就把失掉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的說法，也就成爲不懂原則性到底是什麼的看法。

不只是整個事業每一個時期有每一個時期的中心環節，在全盤事業的各部門以及各個具體工作也都各自有它特殊的中心環節。提高自己的原則性就不只需要能夠認清當前整個事業的中心環節是什

麼，同時還要能够認清楚自己手中這個具體工作在當時的中心環節是什麼。

同時，抓住中心環節，一點也不能看成是或做成是只顧今天不顧明天的辦法。相反的，對於要把今天向着明天推進的路向是絲毫也不能迷失的。就是說，抓住中心環節，斷不只是把今天的事做了就完事，一定把今天的事當做明天的事的準備功夫來做。再換句話說，不能把今天的事做得使它成爲明天的事的障礙，而要做得使明天的事更便於進行。這正是原則性問題的中心所在。只望着明天看不清今天，就要成爲左傾的空談，只看見今天忘掉了明天，就要成爲右傾的投機。——這是二。

以上兩點，並不是說原則的問題是不過如此，只是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點說出來罷了。這些意見

還請同志批評。

個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定思

個人和個人主義不是同一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絕對不相同，個人或個性的發展則不爲集體主義所排斥，而且還是集體主義所重視，所依靠。

個人和個人主義的並非一物，和個人主義和集團主義的不能相容，是簡而易明，這裡無須再多說。現在且談一下發展個性和集體主義的關係。

集體主義之珍視個性的發展，只要注意一下集體主義是怎樣注意幹部問題——力求了解幹部，設法把幹部分配在適當的工作崗位上，就可以了然，只要看看在集體主義之下（如蘇聯），產生了多少（史無前例的多）特出的人材——就是說，個性的發展是達到如何充分的進步，就可以了然。我們應當了解的，是具體了解個性是如何在集體主義下獲得充分的發展。這裡的道理，如要用一句話來說明，那就是「習作合一」。

我們不妨就用着「興趣」問題來談談。集體主義在分配工作人員的工作時是從一種事業的（即工作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工作者的興趣出發。例如在過去的愛國戰爭中，蘇聯常常要求她的藝術家以及別的文化工作者，應征入伍——丟下筆桿，拿起槍桿。驟看起來，這好像是抹煞他們的個性，



不管他們對作戰有無興趣而硬要他們拋開自己高興的工作去，並非自己有興趣的作戰，結果一定是障礙了他們的發展。但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這些參加作戰的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在和法西斯的惡戰苦鬥中親切而深刻地體驗到了吃人野獸的罪惡，學會了從心坎裡憎恨這個人類的瘟疫，更真實地認識清了保衛社會主義事業的神聖偉大，認清了自己方面力量的如何不可戰勝。這樣，使得他們的藝術（以及其他文化工作）得到了新的源泉，而產生了大批更真實、更動人，更是生氣勃勃的作品。他們的個性，不是被抹殺了而是以更好的發展了，他們的興趣不是萎謝了而是更加發旺了。這說明了一個簡單的真理，藝術以及一切文化（不管是自然科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都要從戰鬥的生活中長起來，發展起來。因此又說明了另外一個真理，即：興趣不是生就的而是養成的。這道理，原來是懂得「不是我們的意識決定我們的社會存在，恰恰相反，是我們的社會存在決定我們的意識」的馬列主義者的邏輯結論。但是，過份強調自己興趣的同志，往往會把它忘記了；當集體的事業要求他担任某一工作時，他會振振有詞的拒絕，說這和他們的興趣不合，會說做這樣不合自己興趣的事做下去，他將一無所成，自己沒有前途可言，他對集體的貢獻也無善足述。如果分配他一種他高興担任的工作，既可發展他的個性，同時，他的成就也就是集體的成就，而可對集體有更更大的貢獻。好像一個集體，是各不相謀的許多個人湊合而成的樣子，好像集體的事業不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而是要由一個一個個人的主觀興趣，及從此興趣所展開起來的個性來決定的樣子。他說，集體主義不會不允許個人發展，爲什麼要勉強他做不合他的個性的工作而障着他的發展呢？等等。這樣，他所講的，

實際上並不是個性的發展而是個人主義，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集體的需要，事業的需要，而是他自己的成就。同時，他所了解的興趣，個性等等，不是從鬥爭生活，工作實踐所培養出來，發展起來的，而是先天生成，一成不變的。個人的個性，也不輕視一個人的興趣，更不障礙一個人的發展。但興趣到底是什麼呢？興趣就是一個人對於某件事的熱誠。如果說，你對某種學問有興趣，那麼，只要你不把它當做教條，不把從它所得到的智識看成裝飾品，你就應當是因為它是有利於集體事業的一種犀利武器，因為它能够為大眾的利益而服務。你對它發生興趣，必須要是首先由於你對集體事業有熱情，對大家的利益有熱情。現在這事業，這利益，要求你做一件比研究某項學問更為迫切，更為現實的事情，你說對這件事情沒有興趣，你的興趣在讀資本論；這樣的興趣能夠是真實的嗎？譬如今天蘇聯有個藝術家，當前線需要他的時候，他說「我對作戰毫無興趣，請讓我優閒一點來好好研究一下線條如何畫好，色彩如何着最美吧！」你說這樣的藝術家的藝術還有真實的嗎？對於藝術的興趣還有真實性嗎？對於任何一件事的興趣，一定要植基於對整個集體事業的熱情之上；只有在完成集體事業的當前任務也將獲得最迫切的東西，才是我所最感興趣的東西，只要有熱情於完成當前的任務，因而對這任務所急切需要的東西發生興趣，這樣產生，這樣發展的興趣才是真實的，有生命的。如果對當前任務漠不關心，却另有所興趣，這興趣就毫無血色，也不見得有什麼發展的前途。

我們這裏有這樣的一個同志，開始時對於分配給他的工作，視為無甚發展前途，只是既要他做就姑且這樣做了再說。因此，除了遲鈍，馬虎以外，他的個性別無表現。後來迫於客觀條件的要求，不

容許他再遲鈍下去，再馬虎上去，不得不對他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加以研究，從而發現了他的工作原來是發展的，有前途的，於是他對自己工作的興趣一天天濃厚起來，而他的個性也就開始的有表現，有了發展，不但他自己的工作有顯著的進步，就是對別部門的工作也能提出了很多的改進意見。還有一個同志開始時，討價還價，說他能力不夠，只好做一點，於是他的個性，除了會發脾氣以外也別無所表現。近來他對集體事業的當前任務多了解了一些，對以前不願接受的工作在完成當前任務上的意義和作用也有了一些了解，他自動地要求把這工作分配給他，說，不能做，願意學。於是他的個性就開始表現出來了，開始在發展了。所以我們說，一個人的個性，是要在集體事業的要求之下被喚醒，被形成和被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說，習作須要合一——在工作 and 學習中，學習工作上所需要的東西。集體主義要求某人担任起某一任務——某一工作時，不是妨礙他的發展，而是促成他的發展。當列寧很有興趣於著述二月革命歷史時，俄國的革命形勢要求他放下他的椽筆，領導實際的革命運動，他就欣然接受了這個要求。顯然用不着說明，這一要求沒有妨礙到列寧的發展，而恰恰助成了他的發展。

把工作的要求——集體事業的要求看做是和自己的發展對立着，互有妨礙着的人，根本就沒有懂得什麼叫集體主義。也沒有懂得什麼叫個性的發展；他所抱住的只是一個個人主義。

釋個人主義

明辨

定思同志所寫的一篇「個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他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絕不相容，個人或個性（應該說是好的方面）的發展不為集體主義所排斥，而且還是集體主義所重視所依靠的道理，說得清清楚楚，讀後使我深覺敬服。不過他一開始就說「個人和個人主義並非一物，與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絕不相容，是簡而易明。」這一點我不贊同。我不贊同他的，是他這個「簡而易明、無須多說」的說法，——也就是這個判定。

我覺得一切誇大「個人」或「個性發展」，以至於認為個人或個性發展是和集體主義相對立的這種病相，正是因為不明白個人和個人主義的區別，不明白個人主義為什麼和集體主義不相容。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不明白個人主義的具體意義是什麼。因為不明白這一點。所以纔把個性的發展和集體主義相對立。

問題不能拉扯得太寬，我只想把我所瞭解到的所謂「個人主義」這東西，在這裏作一個不完全的詮釋。我覺得這問題很重要，我們身上有許多許多的毛病，許許多多的歪風，但大半就是由「個人主義」這個毒菌而來；我們要整風如果不先整它，如果不滅殺它甚至清除它，那就將白費氣力。革命就

是用集體的力量來爭取集體的幸福實現集體的理想，如果我們用的是個人主義的武器，尋求的是集體幸福的不只是等於緣木求魚，而且是等於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腦袋，那裡能談得到成功？我們先要瞭解——而且嚴重的瞭解：個人主義的毒菌，不但是毀滅全體的，同時也是毀滅「個人」的。

個人主義是些什麼東西呢？先作一個概括的解釋，就是：「一切以個人（就是自己）為中心，以個人為重，以全體（也就是別人）為輕，利益應該自己得，權利應該自己享，榮譽應該自己受，慣於犧牲全體（或別人）來成就自己」。凡有這種思想言論行動的，不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是「個人主義」。

這還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知道的是實質。個人主義的實質是什麼呢？我所看到或感到的，是可以別為三類：

一是個人英雄主義，就是以個人（也就是自己）為全智全能全善全美，好包辦一切，獨斷一切，好地位，好虛榮，看不起別人，不信賴群眾，勝則驕，敗則餒，吃不得虧，受不起挫折，多疑、善惑、猜忌、嫉妬，不虛心，不認錯，死要面子，不肯坦白，爲了個人（自己）的好勝，不惜犧牲全體，作伐多數，這就是個人英雄主義。他以個人（自己）為中心，認定（真正這樣感覺）世界上只有他，他就是世界，沒有他，天就會塌下來，地就會陷下去，有了他世界纔有了救星，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纔看見光明。因此他要求有最大的權力，享最大的尊榮幸福，作最高貴的事業。

這種傾向在西方思想史上，曾有一種具體而微的代表的主義：就是尼采的超人哲學，這哲學最惡

劣的一個發展，就是今天把世界擾得天翻地覆的納粹主義——法西斯惡鬼。希特勒可說是這主義的尖端代表人物，「括括叫的脚色」。其他這一類型的人物，也滿眼都是，我們抬頭就可看見，不過還不咸氣吧了。而我們自己，仔細在身上搜尋，也多少（有時就很多）可以捉出這樣幾個——

二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就是只看見個人（自己）不看見全體（別人）。以革命者來說，這種毛病可以有兩種，較輕的則是只求自己做好，不管人家好壞，這便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作風，再重一點的則是好自己的最好，愛要先愛自己，幸福要先給自己享受；好吃的讓自己先吃，苦頭讓自己先躲開；八個大字，是「趨吉逃凶，見利忘義」。這種人只求自保，目光如豆，有時連片刻的好處都得不到，但他們孜孜營營，總不死心。假如說這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還有一點好處，那就是他們（自己）對全體（別人）比較——只說是比較——，危害得少些；但是實際上却是集體主義的大阻礙。

這是一種最可憐而又可鄙的個人主義。

三是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這比前一種個人主義發展得更惡劣，更可怕，更該死。它也是以個人（自己）為中心，他遇事先考慮自己的得失，必要的時候只好先成就他自己，不妨損害着別人，譬如行路遇見泥水坑，他不妨推倒別人，埋下集體，自己却從從容容泰然地從別人頭上身上一路踏過去，足不點地，鞋不沾泥，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革命組織，這種人是容易生根的，但不能說完全沒有。至於從社會來看，這類人那可真不少。他可以不擇手段，只要能够損了人而利於己（甚或損了人

並不自己「的事，他都幹：陷害、欺詐、取巧、豪奪，可以無所不爲，管銀錢，他貪污中飽，捲款潛逃，幹革命，賣他朋友、賣同志、賣黨、賣國，只要他有利可圖，無不踴躍從事。

現在我能够舉出來的個人主義，還只能歸納這三大類。但是這只是爲了說明解釋的便利，並不是這些個人主義的本身，截然分作三種，一人只害着它一種病；實際上這三種毒菌，往往交織在一起，分截不開；只是某一類在某一人的思想言論行動中，佔主要地位而已。這三大類正如物體的三態，本質仍是一個，就是個人主義。

換一個說法，個人主義也就是「自私自利主義」譬如個人英雄主義，雖然它有時候，在一定限度之內，它不自私自利，它好像一切爲群眾爲集體，甚至他還慷慨贈與，不惜犧牲一點自己。但這是他走順風，行坦道，而且高高在上，「富有餘資」的時候，它的終極目的，還是爲了自己，收買人心，一旦遇到逆風，走上隘路，就不免原形畢露，比任何人都自私自利些，劉邦被項羽追得緊的時候，連妻子兒女都一脚踢下車去，這不是標準的例子嗎？

爲什麼會產生這種世界恥辱人類奇污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一句話，就是私有的社會制度剝削的社會階級。這種制度中的剝削階級，是靠了「個人主義」來維持生存的，沒有個人主義就不可能維持剝削階級，維持私有制度。

我們不要小看它，「個人主義」恐怕是世界上最頑強最難克服的一種主義，一種毒物，因爲它不僅站在敵人的一面，也同時如影之隨身，鬼之附體，緊藏在我們自己的身上，遇到機會，它就顯出神

通，往往連我自己都不知不覺。「自私自利」，這是一個極醜惡污穢的名詞，誰也不願意接受這等罵，也常自覺地避免和它打交道，然而他的實質却就在我們、你們、他們的體中，偷偷地悄悄地、做着秘密工作，使我們一舉一動，防不勝防。——剝削階級出身的人，這種病害更得厲害，所以很難有救藥；被剝削階級的人也常被傳染，但因為先天就不是剝削別人起家，後天也最容易發現個人主義對自己對集體不利，所以比較好些、輕些。

怎樣纔能够醫治個人主義這種病呢？因為它深藏在膏之下，育之上，自己是不容易發覺的，即使發覺了也不容易改；只有在集體生活中，在集體主義下，讓這種個人主義的稜角芒刺，慢慢的打磨，正如我們磨擦眼皮上的砂石一樣。慢慢磨自然會慢慢好，不過我們要有一個決心，就是不怕羞，不怕痛。

古人相傳的超凡入聖成佛成仙的章程，是要經過一個長期的修煉，我們要擺脫個人主義的凡體，從一個集體主義的仙體，也就要再修再煉，多修多煉，時時反問：我是不是又犯了個人主義？有一個思想，說一句話，走一步路，作一件事，我們就問自己：這是不是個人主義？就聽聽別人（集體）的反應：這是不是個人主義。

個人英雄主義

——我的反省——

任何一個人總免不了有些缺點，爲了使自己更進步，所以想把自己檢討一下，對自己來一個重新認識。我想了很久，也發現了自己有些毛病，但總覺得沒有什麼大毛病。而且優點總比毛病多。後來又想還是問問別人看吧，不要又是太主觀了。於是我問了幾個朋友，接近的不接近的都有，我很客氣的請他們批評，於是各人都說了一些。有的也對我贊揚幾句，大多都指出了我很多毛病。使我驚奇的，他們的意見有些固然我自己知道了，但有不少是我自己從未想到的；而且幾個人的意見大致都差不多。聽聽贊揚的話心裡很舒服，指出毛病時，那怕是自己已經發現了的，也有點覺得痛。對那些自己還未發現的就不僅覺得痛，甚且心裡還不以爲然，雖然嘴裏還不斷說「很對很對」。

我想了幾天，爲這事幾夜都睡不好，工作無心，學習也無心，和別人接觸都少了些。有時我又把整風文件與團結上幾篇有關的文章細讀幾遍。看了又想，最後我終於想通了。朋友們所指出的大都是對的。我主要的毛病是個人英雄主義，我很多毛病都是由它產生出來的。個人英雄主義在我身上的養成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我想通了這個問題之後，心裡很高興，因爲我原來並沒有認識自己，經過朋友



們的指出。再加工自己的思慮可以說進一步認識自己了。也真正了解朋友們的意見，不管是比自己強的，比自己差的都應重視。都應細心考慮。也只有這樣不怕痛的去多聽別人的意見，把文件上的意見聯系到自己，把批評別人的話衡量一下自己，深刻的反省才能真有所收穫。

我究竟有些什麼毛病，它們是怎樣造成的？

我出身於一個鄉村的小有產者家庭。在學校裡讀書常是名列前茅的。教師很喜歡我，家長與親戚也都鼓勵我長大了出人頭地，做官發財。後來進了中學，考取了免費，不大依靠家庭經濟幫助。在學校的各種活動中是積極份子，是領頭的，因此更自負不凡，認為不得了。進入社會時，也是一帆風順，靠了朋友多，做事也方便，只走上坡路，很少碰釘子，朋友說自己很有希望，上級很重視，認為一定有出息。後來事情知道得更多些，工作担負更重時，就更不了解自己，個人英雄主義，也就在思想中深深的種下了根苗。

有些什麼毛病呢？主要的有以下這些表現：

第一、驕傲自大，喜出風頭。「自己覺着讀過不少書，做過不少事，缺點雖有，但都還有成績，朋友們也都說我不錯；而且自己經過一些艱苦，接觸過各階層的人物，可算得有經驗，有閱歷了。於是看不起人，覺得別人總不如自己。假如誰比我書讀的多，我便說他不過是個書呆子，不如我閱歷多。如果誰有一件事比我做的好，我立刻想到在另一工作上他不如我。對工作喜歡表現，大家看得見的事，做得很好，也費氣力。別人不易看到的，需要想頭苦幹的事就不肯做，做也是馬馬虎虎，塞實



了事。自己還以為場面大，是做大事的。工作稍有成就，受到些微鼓勵就盛氣凌人，不可一世。

第二是華而不實，快而不細。做起事來很快，人家要兩天，我可以一天做完；分析一個問題，別人想兩個鐘頭，我不要一點鐘就想出來。但，這裡有無不同呢？有，別人的結果很踏實，分析問題很周到，能抓住中心要領，指出根源。自己的工作很粗，大致一看似乎還好，但經不起檢查，分析問題只看一面，抓不到要害。如寫一篇文章，看起來好像沒有錯，但是空洞無物，似乎談了問題，又像沒有談什麼，平平淡淡，使人看了得不到什麼東西。做事情什麼都來得兩下子，可是什麼都不好。原因就是不肯下苦工夫，不肯切實地工作。

第三、不願傾聽別人意見，不願公開接受別人意見。自己既然認為比別人強，因此就輕視別人。只願當首領，下命令，指揮別人（至少在態度上有此表現），叫別人看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意見。如與人發生爭論。爭到底也不願把意見重新考慮一下。別人不尊從時就鬧意氣不幹了。對於別人的公開批評，不歡迎。即使有時承認錯誤，也要找一大堆客觀原因來推託。只有在別人恭維一頓附帶說一兩點毛病，或在兩人談的很投機時提到些微缺點時才願接受。對上級或佩服的人顯得特別恭謹，對自己差一點地位低些的就扳起面孔，裝出一付使人看了不舒服的樣子。說起話來硬幫幫的，使人見人就討厭。

以上這就是我的一些主要的毛病。

這些毛病都是個人主義的表現，都是由個人主義出發的。自視過高，輕視集體力量，喜歡表現，

不虛心等所造成的。確切些說，就是個人英雄主義。固然，犯這些毛病並不都是有意識的，也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有這些缺點，但它們確是不斷的在這一件或另一件事上有所表露。往往自己不感覺，可是別人看的很清楚。因此就不能再原諒自己。這是無意的，或這是一時的。是一定要把它看的很嚴重，下決心去改才行。因爲不管自覺不自覺，既有這些錯誤的表現，就在自己身上存在這種錯誤的意識。如果讓這些東西發展下去就可使人感覺可怕，不敢接近，沒有朋友，脫離群衆，造成一個不進步的孤家寡人！每想到這點，就使我害怕到極點。

怎樣改正呢？我想首先應在思想上來認識。在今天，個人英雄主義已是無能爲力的時代了。誰如果不認識集體力量，誰如果還幻想憑着一個人的力量就可有所作爲，改造社會，那就是錯誤的。在這種認識下，就該遇事多與別人協商，運用集體力量，切忌獨斷獨行，包辦一切。革命的事業是極艱巨偉大的，一個人有大大本領也只能做其中一部份。

其次，遇事要冷靜考慮，細心處理，不能只憑一股衝動蠻幹。要多想想。不要只是整日東搞西搞，像是忙人，又沒做出事來。寧少做些，要做好。對事如此，對人也一樣，特別當與別人發生爭論，別人不能接受自己意見時，更要冷靜考慮，如果確係對方不對，也應耐心解釋。這不是說不要堅持正確的意見，而是要使人真正懂得你的意見，絕不能強迫別人相信你的意見。

最後就是要虛心向朋友學習，多交朋友，多向他們學習，多聽取他們的意見，只會對自己有利。自己也許有長處，但總有不如人處。再說，就是對此事有專長，難道就不想再求進步嗎？而且和更強

的比較，自己還差得遠呢，又有什麼可驕的？驕傲不虛心徒自暴露自己的學識淺薄而已，還是謙遜些好。與人多接近些，多聽聽別人的意見，這不但使人感覺可親，願意和你接談願意對你提供意見，也可在和廣大人群接近中多多了解些問題，增加更多知識，然後才不會出個人主義觀點出發看問題，才會照顧到大家，才會把自己融合於大眾中間。為大眾利益而鬥爭。

克服個人英雄主義還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對我自己我願先從這幾處下手做起。並且要繼續不斷發現自己的缺點。我有決心把它們戰勝。

新英雄主義

胡協

新英雄主義與舊英雄主義之不同，就在於前者是集體主義的，要群眾的，後者是個人主義的和不要群眾的。

舊英雄主義是個人主義的，所以一切從個人出發。在他們看來，只有自己才是全知全能的偉大人物，憑着自己的意志可以支配世界的英雄；而群眾則是愚昧無知的，只能隨從附和，供英雄驅使的奴才。因此，英雄應當凌駕衆人之上，群眾却天生就是應當崇拜和服從英雄的。

舊英雄主義者有時也需要群眾或施惠於群眾，但這只是爲了造就自己的地位或鞏固他的統治，一旦他認爲目的已經達到或絕望時，便原形畢露，反轉來壓迫群眾或反對群眾。他可以爲了自己的享受和野心，而毫無顧惜地犧牲于千萬萬的群眾。

當托洛茨基還在革命隊伍中的時候，會是這類舊英雄主義最鄙惡的典型，他看不起群眾。他不相信農民的革命性，也不相信工人階級能够領導農民，因此，他反對把農民當作工人階級的同盟軍。他具備自私、專橫、誇功、喜出風頭等舊英雄主義者的性格。這個非居首位不可的野心家不僅不信任群眾而且和任何人都是處不好的，就是他最接近的伙伴李諾維耶夫也不得不嘆息地說：「和這個同志



共事，實在太難了。」托洛茨基的結局怎樣呢？他背叛了革命的集團，企圖出賣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最後，變成一名匍伏在法西斯腳下的無聊的走卒。

歷史上不乏這類的「英雄」，縱令他們也會喧赫一時，但一背叛群眾，也都逃不了這樣的下場。舊英雄主義不論是用什麼衣飾裝璜着，拆穿了不過是個人主義的極致而已。

新英雄主義是群眾的集體主義的，在他們看來，個人的智慧，才能都是有限的，人類的事業是歷史的集體的事業，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任何個人的努力只有當它符合歷史的發展，成爲群眾事業的一部份時，才有意義。基於這種個人與集體關係的正確理解，新英雄主義者始終主張，群眾的總的利盆高於一切，爲了群眾犧牲個人利益，直到犧牲自己的生命都是不足惜的，而且是絕對應該的。因此，他們鄙視那些個人主義的獨夫，而始終和群眾結合在一起。他們也從不根據自己的好惡而獨斷專行，因爲，他們了解；個人的眼界，無論如何是有限制的，只有集體的商討才能正確周到的處理問題。所以他們無時無地不關心群眾生活，傾聽群眾呼聲，虛心向群眾學習，樂意接受群眾的監督並且採納群眾批評來糾正自己的錯誤。

我們反對舊英雄主義，但這不是說：一切以平凡爲尙，大家以庸俗取容，不再有英雄了。恰恰相反，我們非常重視英雄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並提倡新的英雄主義。

在群眾鬥爭中，各人的智慧，能力有差別，各人對群眾事業的貢獻也大小不一。如果任何個人最富有朝氣、前進心、遠大眼光和創造力，對群眾的事業提供了最多最大的貢獻，那他當然應當受到獎

勵和崇敬。所以集體主義者從來也不歧視群眾中真正的英雄，不反對這種新的個人英雄主義，而且提倡新的英雄主義。但集體主義者所提倡的新的與個人英雄主義與個人主義者所標榜的英雄主義並無相同之點。前者之所以提倡新的個人英雄主義，並不是爲了製造一批超乎群眾之上，奴役群眾的舊英雄，而是爲了鼓勵集體（群眾）中各個人的前進心與創造精神，使英雄的個人成爲推動集體（群眾）前進的引導者，一句話，就是把個人英雄主義發展成爲群眾的英雄主義。

去年春天，蘇聯真理報上指出：在蘇德戰爭中，每一天都撫育出新的英雄來，紅軍的戰士們在在都表現出剛毅豪勇的奇跡。他們爲了祖國忘記了自己的一切，國家也以偉大的愛注視着他們的豐功偉績。紅軍中的個人的英雄主義已成爲群眾的英雄主義；具體表現爲群眾的英雄主義的各團，各旅，各師已在戰爭的烈火中誕生。

又如陝甘寧邊區的吳滿有，由於對自己的政府和軍隊的熱愛，自動地想方法提高生產，結果創造當時當地的最高生產水準，成了勞動英雄。如果在舊日這位勞動英雄便不能產生，更不會被人注意，但在邊區，吳滿有却立即受到黨政軍民各界的熱烈表揚，發動廣大群眾向他學習，造成了廣泛的吳滿有運動，在這運動中，更多的吳滿有式的新英雄正在產生着。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英雄主義是怎樣生長爲群眾英雄主義，而在集體英雄主義中，個人英雄主義才得到最好的發展，群眾的偉大事業，原就是群眾英雄的創造啊！

這些新英雄並不是自封爲英雄或強迫群眾尊重他爲英雄的，只是因爲他們對群眾的事業忠心耿耿

地提供了最多最大的貢獻，獲得了群眾對他的愛戴，但他們並未因此而驕傲，自以為是了不起的英雄，或反轉坐看不起群眾，他們依舊是謙遜地和群眾站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鬥爭，並以此為光榮。

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爲了對敵作戰不愛惜自己的熱血，不論在前線和後方，都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也產生了許多真正的英雄，不久在華北英勇戰死的左權同志就是這類新英雄的一個光輝例子，我們的任務就在：爲了民族的澈底解放，反對舊英雄主義，提倡新英雄主義，並

• 新英雄的成長。

畧論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革命觀點

易同

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革命觀點，是我們在改造思想當中，以無產階級思想戰勝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三個根本問題。

勞動人民是人類歷史創造者，沒有勞動，便沒有人類，也沒有人類的歷史。譬如在抗日戰爭中，各種勞動人民是我們中堅力量，軍隊是由他們組織成的，軍用品及衣食是由他們製造成的，沒有他們就沒有軍隊，就沒有軍糧軍衣，也就沒有抗日的一切。這些都說明了，只有勞動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力量，而不是什麼英雄創造了歷史。

因此我們必須反對那種「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要使勞動人民永遠不要翻身，永遠受別人剝削壓迫。我們必須反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這是使勞動人民永遠受少數人統治的愚民政策。我們也必須反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這是統治者籠絡知識份子，永遠替它作奴才的辦法。

然而，反對別人往往很容易講，反對自己却常是不容易作到的。自己腦筋中存在的剝削思想，輕

視勞動的思想，往往自己不覺得。譬如：看見洋車夫袋裡有幾百塊錢，就覺得他們的生活已經是很好的，甚至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把他們在重重壓榨之下的生活，描寫成美麗的享受。這種和勞動絕緣的想法，可以舉不勝舉。這種思想常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腦筋中不自覺的存在着。

在已經解放了的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發展，使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也參加了勞動，在勞動中體驗了勞動的艱難與可貴，進一步糾正着那種輕視勞動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我們在大後方又當怎樣來作呢？我們無論是直接參加某種生產機關，或者從事其他工作，都必須深切地了解勞動人民的境况，他們的疾苦，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鬥爭。關心人民生活，根據具體情況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應是我們的注意力和工作的中心之一。只有真正爲人民大眾服務，爲勞動人民利益奮鬥，才能清除我們腦筋中殘存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也是我們改造思想的方法。

什麼是群眾觀點？

這就是說，反對一切從個人出發思想，而要處處從群眾利益，黨的利益出發。從個人出發，就要關個人利益，個人地位，個人興趣，個人意氣，都是「憂己憂私」，結果必然是鬧到「離心離德」。

養成群眾觀點，首先就要放下臭架子，以小學生態度，去向群眾學習。董必武同志說：「書本上的學習，特別是馬列主義的書的學習，是很重要的，但比起向群眾學習來，這還是次要的。」讀過幾本書的人，往往以爲自己了不起，覺得群眾無知無識，於是擺起知識份子的臭架子，瞧不起人家。事實上，工人織布，農民種田，都有他們的生產知識、這種知識是有實用的，如果我們讀了書，只會背

幾句教條，寫幾篇無補於實際的文章，比起他們來，自己才是無知得可憐的。而且一個幹革命的人如果要爲人民大眾作點事，更需要向群眾學習，不然就無法了解群眾的利益和要求以及群眾鬥爭的經驗，根本就談不上替人民大眾作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正是說明首先要向群眾學習，了解他們的情況和問題，把他們的經驗總結起來，再拿到群眾中去，同他們一起來幹。這就是正確的群眾工作的作風。

向群眾學習，一切爲着群眾，就是我們應有的群眾觀點。

什麼是革命觀點？

革命觀點簡單說就是馬列主義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就是要我們觀察和處理一切問題時，應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去推動革命前進。從現實出發，去改造現實，使它符合人民的永久利益，一個革命者就是抱着這種積極的態度，不停地戰鬥的。

上面所說的三種觀點，並不是三種分離的東西，而是統一的立場問題和思想方法問題，也是無產階級思想底幾個根本問題。在整風當中，我們應當從這些基本問題上來檢查自己，改造自己，鍛鍊自己。

談勞動觀點

秋

楓

一個小有產層出身的革命知識份子，往往是會有一種鄙視勞動的潛藏的壞觀點，並且經常會從生活實踐中表露出來。我想某些人或許會以為只要是參加革命工作的人，誰不知道「勞動創造世界文明」，同時有誰不厭惡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呢？是的！我相信人人講出這段話，講得也。官冕堂皇，我自己也就是如此，但是真正的去自我反省一番，難道真是口心如一（思想與實踐一致）懂得這道理了嗎？據我自己的經驗，是不然的。

依據我自己的反省，在勞動觀點上的歪風，一則是看不起那種體力勞動，說得嚴格點，就是把工人農人的勞動看作是一種低級的簡單的工作，因此而生長了輕視心理。二則把自己讀書人看得很高，我們讀書人是有知識的人，把工農當然看成沒什麼知識甚至索性認為毫無知識的人，這樣不知不覺沾染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統治觀念。經此一番反省，不禁大吃一驚，一向自己認為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革命者，思想中竟殘留着這麼嚴重的剝削意識，豈不是可驚可愧？



再經一番檢討，覺得這毛病的確嚴重，我自己是一個知識份子而生活在一大堆工人之中，平常對待工人群眾，却也不能算不幫助，譬如教他們讀書看報之類，也沒有板起面孔對待他們那套架子。但我不是了解他們的工作與生活，也沒有對他們的勞動發生過興趣和重視，同時，我對待他們的態度，一切都是以同情他們幫助他們的地位出發，自然而然把自己與他們之間放下了界線，說得不客氣點，是站在他們上面的一種心理在盤據着自己的思想，頗有點像超然塵世的救世主味道。這樣就永遠妨害了與群眾打成一片，和成爲一個切切實實的革命一分子。

我們都是從舊社會出來的人，舊社會生生地把頭腦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割開來，而且特別去鄙視體力勞動，有意的去抬高頭腦勞動的地位，這原因本來是很可以解釋的。鄙視體力勞動是爲了從勞動者身上吸取汗血；抬高知識份子，則是爲了培養對舊社會制度的謳歌。我們中國民間普遍流傳的話不是如此說嗎？「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又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我們就自然而然的沾染了這舊傳統的污習，因此重視自己而鄙視勞動。

我們不斬除這種舊污，則「堂上一呼，階下百諾」的舊社會官僚主義作風，便會侵蝕我們。工作脫離群眾沾染官僚惡習，革命事業決計做不好。我們不斬除這種舊污，則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毛病，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毛病乃至脆弱，過份的敏感，都將牢不可破。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對症下藥，只有重視勞動，熱愛勞動，參加勞動，從勞動中來糾正我們思想意識上和生活工作上的毛病，才能使我們成爲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

在這裡，首先我們一定要重視勞動的意義，勞動是增漲知識學問的最大來源，不要輕視工人農民的單純工作，這工作中是有大學問存在的。尤其是我們知識份子，只有書本知識而無實際生活知識的人，為教條所纏的人，一定要從勞動中去改造自己的知識，這是最可靠的門徑。

其次，我們一定要重視、勞動能鍛鍊我們堅強的意志。我們參加革命為人民大眾服務，如果我們鄙視勞動，我們就不能認識勞苦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我們就不能成爲一個真正群眾中的革命者。同時我們的脆弱動搖和個人主義毛病，也只有從勞動中去鍛鍊。爲什麼勞動者有堅強的意志集體的意識堅韌的精神呢？這不僅是由於他們工作中生活中認識了自己的痛苦，同時也是在龐大的機械旁邊，在終年如一的勞動過程中，在共同工作的環境裡，鍛鍊了他們同革命共生死的集體意識，堅韌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勞動能使我們堅強。

再次，勞動還能改造我們的思想，在勞動過程中，會使我們實事求是，使我們能去調查研究，鍛鍊我們的耐心，糾正我們主觀主義的思想，深切了解群眾是我們的先生，了解不僅一切爲了群眾而且一切依靠群眾。

以上都是僅從思想意識來說的，當然在此建國艱苦時期，從民族國家需要來說，勞動的提倡，正足以增強抗戰力量渡過經濟難關，這在有些區域的成績，已經是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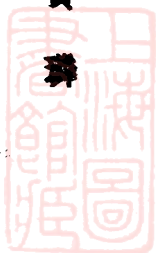
我們生活在廣大鄉村的人，目前生活困難一天天增加，在這情形之下，不僅使我們身體衰弱反因生活不安而工作效率降低，同時一切貪污腐化、毒素更乘生活困難的時機，到處來引誘毒害我們，稍

一不慎便要弄得不堪設想。所以在這種環境下，不僅爲了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使自己更堅強更有力爲革命服務起見需要我們有勞動觀點，同時也爲了改善自己生活與困難搏鬥，提出自己動手改決困難的口號也不是可以忽略的。

勤勞本是我們革命者應具美德，何況我們是要靠雙手來創造新世界的，今天大家怎能不深切來反省一下：我們是不是還有輕視勞動的觀點？我們的手和腳動了沒有？我們的思想改造了沒有呢？

論人道主義

黃
璣



過去我們這裡有一位將軍，曾被老百姓遊上一個「屠戶」的綽號，這是令人可以想像到他的「繼續」是如何的。下野以後，他和孫傳芳將軍一樣，到北平隱居唸佛去了，吃齋、戒殺、放生、施捨，不久居然也成了「大信士」、「慈善家」，用新名詞說，「人道主義者」。也許有人以為他過去是那樣的——一個「屠戶」，就懷疑他今日的行善是否出於至誠。但據一位熟悉他的朋友談，他對於往事諱莫如深，常感惴惴不安，確實是有一些懺悔之意。我想，他的一切行爲是出乎真心的。中國舊時代的軍人官僚，大都相信如來住在西天極樂世界，陰間有十八層地獄，又相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所以當那位將軍迫於勢而只好「放下屠刀」時，就想到進行「成佛」的工作了，爲着自己身後好進西天；同時也想到閻王無情，難免不來找自己算舊賬，於是要誠心行善以贖罪。在我們感覺敏銳的現代人看來，他的放生池中所養的，只是用一些無頭死屍換來的龜鼈，而他的餐桌上的素食，實又

充滿了血腥氣。這就是封建社會的慈善家的真面目。

當然，在封建社會裏，也有真正心地善良的人，終身未曾存心拿刀殺人的慈善家。他們不僅對人類表示和愛，連對畜牲也是「見其生不忍見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可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決定了自己，還是要藉屠夫廚師之手得到肉食，只能用「遠庖廚」的辦法來安慰自己的良心。還有一點也必須注意的，「福善禍淫、因果報應」之說；那時正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不管是怎樣超凡脫俗的個人，多少總不免要受點影響。而且，當時的社會，已在慈善家與苦難者之間劃下一條鴻溝，慈善家不能走進苦難者的行列中去，與之打成一片，則慈善家的佈施和苦難者所得的實惠，都極其有限。因此，這些真正慈善家的慈善事業，是「憐憫」多於「同情」，「積德」重過「人道」。

然而現代社會的「慈善家們」又是怎樣呢？倫德堡氏在「美國六十家」一書中，曾率直指出現在美國的「慈善事業」，不過是一種「非商業性的投資」而已。他說：

「人們不免要問：洛克菲勒不是曾經捐出了五萬萬至七萬萬元的巨款麼？難道美國許多億萬富翁不會捐獻巨額款項麼？難道大部份科學研究事業不是靠着有錢人的捐助麼？許多藝術和文化的事業從音樂團、歌劇院、藝術館一直到各大學，不都是大部份靠着一般富有階級的捐款，而這些事業對於他們不是並沒有任何私人聯系麼？」

不幸得很，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不錯，有些慈善事業活動確是沒有私利雜於其間，但是這些慈善事業在大軍渲染之下，影響

所及，猶如一顆石投在一片池塘裡，掃蕩出無數波紋向四周擴展一樣。因為事實上，富庶美國的富有階級所捐出的錢不僅數目異常微小，而且這捐款大部份是在一九一三年所得稅開徵以後才捐出的。在這一方面來說的『捐贈』這個字眼最好改爲『財產安排』和『轉移』等名詞，似乎更是切合事實。」

隨後倫氏更用實際材料和統計數字證明，這些「慈善家們」所「捐贈」出來的款項，實不過是「九牛一毛」；而且就是「一毛」，他們也要利用各種巧妙的方法，來獲取足使自己滿意的利潤的。他們更好藉着「慈善事業」的活動，來掛起一塊「人道主義」的金字招牌，作爲欺騙和拉攏善良而又過分「老實」的人們的工具。倘使真正的人道主義實行，要損害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時，則他們會馬上將人道主義「棄之若屣」不惜「用火刑的種種的手段，撲滅那最頑固地主張抑制自私心的人們」，「把人道主義者們，置之高位而使其變節」。（高爾基語）

國際上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平人類的共同敵的人，是最露骨地公開鄙棄人道主義的。他們對外，固然是民族的侵略、掠奪、奴役和仇殺，對內，對人民也是採取最殘酷最黑暗的統治。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當中，就能找出一絲一毫人道主義的痕跡，那就證明法西斯統治將要完全破產了，因爲這兩者是誓不並存的。但法西斯匪徒們有時也還拿人道主義做做幌子，捏造謠言來誣陷着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如納粹的代言人，今年會大事宣傳「發現波蘭軍官萬人塚」的事件，好像滅亡了波蘭的納粹匪徒們，真能爲波蘭人抱不平，而且就在兩年前已向俄羅斯人代爲索償「血債了」。這除了法西斯自己那一夥子而外，恐怕也只有太「天真」了的波蘭流亡政府才會去相信它吧。而九月十日路透社的紐約電

告訴我們，斯摩梭斯克最近的「萬人塚」，正是納粹劊子手們自己的「創作」！所以法西斯主義的「人道主義」，就是屠殺，恐怖加上欺騙和謠言。

我們也還應該承認：好心的人道主義者，是有不少的個別地散佈在現代社會裡，特別是在廣大的中間階層中。我們倘能追想到新華報上所載的「河南來客談豫災」，追想到那種「已死的人死了，未死的人在喘氣待斃」的慘景，大概不免要洒幾滴同情之淚吧。而那位談豫災的來客，曾救濟了八百多個災童，正是人道主義的實踐者。然而不幸「因為人力財力的有限，做不到全面的救濟」，「祇有竭盡自己的力量，救活一個，算一個」，其餘的災民只「讓他們自生自滅」，「這自然是一種痛心的措施，但又有什麼別的好辦法呢？」這種偉大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值得我們讚美。同時也給我們這樣一個啓示，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個人的人道主義是顯得多麼微弱無力！

也許有人會想到，假若所有的人都有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積聚起來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嗎？這種「想法」是善良的，不過事實上現在還做不到。河南的來客就告訴了我們：當我們用着真摯的同情寄給河南災胞時，却另有人在利用他們掙扎於饑餓死亡線上的機會，來賤價的收買土地，人理是如何的不一律啊……。（略）

高爾基說過：「人道主義的理論，不是兩足狼或豬所能理解的。世界上另有唯一能理解，能够感受人道主義之全世界的，全人類意義的人群——這就是我們。我們的人道主義是要使人們「從卑賤的血腥的無意義的束縛解放出來」是教人類」不要把自己看做可以交易的貨物，看做爲寄生者生產金子和

奢侈品的原料」。是要使全人類都能得到平等、自由、幸福和解放。「因此，使得人成爲屈伏的、奴隸化的，被侮辱的一切關係，一切條件都必須消滅」。但我們並「不以圓滑的甜蜜蜜的話敘說人類愛」，我們深切了解，真正的人道主義精神之交流，且能限於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的範圍之中；而人道主義澈底的實現，只有經過無情的鬥爭，等到將那些慣於侮辱別人、損害別人，奴化別人，殘殺別人的人們完全消滅了時。

再論人道主義

黃璘

突然地得到了一個青年友人死去的消息，一個覺醒的青年在一種不應遭遇到，而又似乎難免要遭遇到的慘酷的磨難中死了的消息，內心感到異常沉重、哀痛、憤怒和仇恨交織在我的心頭。雖說在戰鬥的日子裡，無辜者的受難和戰士們的犧牲，已經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情了，容易使人的感情變得麻木，倘能不麻木，也不適宜於經常過份的激動。可是在我，每一次不幸的消息的傳來（無論是來自報紙記載或口頭傳聞），總是抑制不住自己哀痛的情感，並更要增加不少的憤怒和仇恨；特別是在聽到自己熟知的友人的不幸的時候。

我曾經這樣想過，也這樣做過：用純潔的溫情來撫慰自己親愛朋友的創痛，對於一切遭受苦難的人們則寄以真摯的同情。自己覺得這樣的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是偉大而且值得寶貴和讚許的。然而不幸，當我浸沉於悼念受難的人們的哀痛情感中時，常常不自覺地要這樣來反問自己：你的溫情的撫慰，是否醫好了某個受摧殘了的朋友的創傷？是否救活過某個遭殺害了的朋友的生命。你的真摯的同情，是否可以引起所有殘害善良人類的主謀者和劊子手們的一點兒的慈悲和寬大？對這一切的回答都是否定。

當然，對於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對於遭苦難的善良的人民，溫情的撫慰和真摯的同情是需要。但我們是常常太過於天真，把歷史上大思想家們所追求的人道主義的夢境，和歷代的生活在人民苦痛的基地上，專門製造人類不幸的蠱賊們的虛偽的人道主義的說教，一樣地看作是人間的現實，要籠統地把人類同情、博愛等等去向世界人宣揚，而並不去追究它們所謂人道主義的本質。

我們應該很容易理解到，歷代社會蠱賊們特別是現在的一切法西斯強盜們都包括在內，總愛在「全人類」或「全民族」的名義之下，來掩飾其奴役、搾取和謀害一切善良人民的實質，而又將「人道主義」搬出來當作盾牌，拒絕人民對其最不人道的殘暴行為施行報復和反抗；從他們的身上（不要從他們的口頭上）是壓根兒也找不出絲毫人道主義的痕跡的。

好意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家們，是想追求人類的完美和齊一，而以人道主義的宣揚為其手段；可是，階層分化的社會的狀態，却不能使他實現自己的希望。他們的人道主義的最大缺陷，就是離開了具體的人類。他們在人的名義上，却又完全忘記了真實的人，不去考察現實的人類生活的各種具體的條件，不去看清楚「一切人們直到現在就連在苦惱裡，在勝利裏，以至在死亡裡都是不平等的」事實，不用有效的行動去關照最大多數人們的要求，不幸和命運，而大談其抽象的人道主義。這實在只是他們所設想的一種夢境，在某些方面說來，這種夢境會使沉溺其中不幸的人們，受到極大的損害。

「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它總是具體的。」讓我們來看他們的人道主義的具體的運用。

在人類間就有絕然不同的兩種人群，製造黑暗的一群和爭取光明的一群。在製造人間黑暗的那一群中，現在東方的日本和西方的納粹可說是最「傑出」的代表。這些法西斯匪徒的每一個神經細胞都充滿了侵略、擄取、戰爭屠殺的毒素，他們對於本國的和被侵略國的和善的人民，只是奴役、監視、逮捕、酷刑和處死，他們的觸角所到之地，都是佈滿了特務、暗探、牢獄、集中營、公開的和秘密的屠殺，這在我國蔣管區和歐洲被佔領區的人民是最深切地感覺到的。他們從來沒有把其本國的和善人民當人看待，更不會把被侵略民族的和善人民當人看待，而僅視之爲「賊種」。可是人道主義者却跑去向他們正正經經地說：「你們應該講求人道呀！」倘不使他們惱羞成怒，也許要得到厚禮的招待的，他們會向人道主義者說，「好的，就請你們向那些不大安份的人民宣揚人道吧。」同時他們又會用血腥的手造出活的事實來，對人道主義加以無情的諷刺。

大多數生活在苦痛不幸之中而要爭取光明的人，是經常在受着壓榨，迫害，是經常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只能用着愁苦病弱的面孔，來示表出彼此「同病相憐」的關懷，從來不會幹過，也沒有力量來幹那些法西斯強盜們所幹的最不人道的惡事。人道主義者如要向這樣的人民來作慈悲，博愛滿足於溫情的慰安，教人民和難耐的苦痛和解，教人民去愛那些「連你的親戚朋友都吞下去」的日寇，愛那些浪費你們的鋼鐵做成槍砲來消滅你們的人，愛那些使你的孩子餓死的流氓，愛那些爲了他們的和平和鑿足來毀壞你們的人，去愛自己的和全民族的敵人。這樣的人道主義完全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民所真正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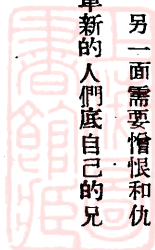
「假如它（指人道主義）真切地努力於喚醒，並培養被奴隸化了的人們中間的——人類尊嚴底感情，他們集團力量的自覺，和當作世界與自然力底組織者的人類意識底自覺的話；——人道主義是不應該灌輸對於苦痛的消極的感情，而是應該培養對於一切痛苦，積極地憎惡的。」世俗的人道主義者就完全不是這樣。

真正的人道主義並不建立於抽象的「全人類」這個名詞之上，而是在世俗的人道主義者所謂的「全人類」之中，實際驅逐出去了那些專門作踐和迫害大多數人民，專門製造人類災難和不幸的社會姦賊們，我們民族的和人民的敵人，因為「我們對敵的不是一一些人，而是一些殘酷嗜血的瘋狗」，我們決不給那些已經墜入畜牲道路的瘋狗們，修談什麼人道。

當社會的姦賊，真正人類的敵人還在橫行無忌時，我們不能使大多數人民都避免得了一切不人道暴的侵害，因此，我們的人道主義在真實同情和熱愛一切不幸的善良的人類這個前提之下，要求着不息的「對社會寄生蟲，法西斯蒂，工人們的叛徒，劊子手們的憎恨；要求着對一切使人受苦的東西們，一切活在幾億人的痛苦上的東西們的憎恨」，要求着澈底消滅敵人，澈底摧毀一切敵人所賴以寄生的社會基礎。

痛恨敵人，因為「若不學會用全副心懷去痛恨敵人，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消滅敵人，「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這在世俗的人道主義者們看來未免太「殘忍」了吧！然而我們知道得最清楚，一切對敵人的絲毫寬恕和慈悲都是對自己的同志，戰友，對廣大善良的人民的極端殘忍啊！

在未來的人們能够完全自由支配自己命運的世界裡，他們也許全是談的喜悅和親愛的人道主義吧。然而——我們現在還祇能講到有限的人道主義，一面是需要親愛和同情，另一面需要憎恨和仇恨。但在這個人道主義裡，能够豫告我們底未來的唯一價值——就是從事生活革新的人們底自己的兄弟愛。



論慎獨

明
操

在中國儒家崇尚的道德裡，君子「慎獨」是別特着重提出來的。什麼叫做慎獨？用現代語來解釋，則如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裏所說：「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慎獨，不做一切壞事。他的工作，不論多少年之後去檢查都沒有不合於黨的利益之事。」就是這個意思。

慎獨的功夫在中國先賢中有不少傳為美談的。因為這表現了一個人修身上的德行。宋末的文天祥可說是最為人崇敬的一個了。他在兵敗被捉之後，許多漢奸用種種方法來勸降，毫不為動，在解往元朝燕京去的途上他絕食服毒不死，元人把他軟禁在燕京一共三年，多次的勸誘，希望他軟化，元世祖對他是那樣器重，所有這些都不能絲毫動搖一下他鋼鐵一樣的決心，直到最後從容就義。這是慎獨的模範，這是中國的正氣！中國民族對這種慎獨美德的崇敬決不是偶然的。

◎ 作為一個革命者，除了要鍛鍊其他的革命品質之外，特別要能够「慎獨」。一般來說，革命者並不是超人，他的所以各方面比一般人要强要好，這原因除去他本質的不同之外，有組織的集體的力量在教育幫助督促糾正是有很大關係的。比方，我們整頓三風，對三風不正的人是一種束縛，每個黨員不論上下都一樣。就在過着有組織的集體生活中，互相批評，討論乃至檢查，使缺點容易發現，容易

改正、換句話說，使我們工作容易做好，但有些人獨立工作時，因少了集體的幫助督促糾正，則容易出岔子；這就是說「慎獨」是難事，正因為其難我們就特別要重視。

從現實情形來說，革命是艱苦的過程，我們須要獨立工作是那麼的多而切，尤其是在這民主建國時期我們工作環境又是那樣複雜、所接觸階級是那麼多，因此我們獨立工作的同志，他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必然極其繁雜變化。爲了進行民主建國的工作，我們不能像一個清教徒處處特別，板起面孔，以至與人格格不入，可是要能與別人生活在一起而又不使自己染上舊社會的壞習慣，做到同流而不同污。各種有用意的金錢，美色，高官厚爵的引誘，在人們獨立工作時，偶一不慎，便易入其圈套，終至一失足成千古恨。由此看來「慎獨」之重要，更明顯了。

共產黨員僅僅做到「慎獨」自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的情況下，能够慎獨的黨員在黨內可以說是黨員品格的典範之一。「慎獨」的修養，應是我們每一個革命者，在目前中國環境中隨時隨地重視而且要力行的。

如何來做到「慎獨」呢；我以爲每個革命者，特別是在獨立工作的革命者，要緊緊把握住「無私」。「有我」這四個大字。這四個字，若以望文生義的態度去理解，那麼一定會覺得是矛盾的。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爲一個人存了半點私心，便不能以個人利益去服從革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被略）因此個人的患得患失，老會佔據你的心，這便馬上會被腐蝕的細菌侵入，而這頑強的細菌，就將逐日擴大噬盡了你的身心，讓你只剩一個軀壳，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我們記得明末洪承疇，被清兵所

提，起初堅決地抱定爲社稷而死的決心，不飲不食，對一切引誘毫不爲動，可是過多少日子，終於爲女色爲兒女之私所引誘，空負了明室的厚望，成爲千古可恥的貳臣。這告訴我們要做一個完人是不能有一點私心的。我們革命者最崇高的德行，便是無私。（略）

沒有無私便無從「慎獨」。這是千古不移的定例。但是我們爲了革命事業的推進，生活在舊的滿腐蝕細菌的環境裡，我們不能爲自己劃上一道鴻溝，築起一道防疫線；相反的，我們要大胆地勇敢地生活在這裡面，活動自如，而能做到一塵不染。多少人口稱爲了工作上接近人的需要而染上壞習慣，講穿講吃講玩，弄到結果，墜入陷阱，不是自己去向人工作，改造人家，反而是人家改變了你，自己變成行尸走肉，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要克服這種危險，便得於「無私」之外，隨時把握住「有我」，要天天時反省我是什麼人？我幹什麼？我與人家區別在什麼地方。這種三思反省的功夫，是我們擺脫隨波逐流的不二法門，我們要「慎獨」，必需時時有我在。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自己生活中的小節，對小節不含糊。我們黨內教育常常這樣說，要同志們對人勿去過份注意小節，吹毛求疵，要從大處着眼，這無疑是對的。可是對一個獨立工作的同志，在他的修養標準上，却絕對不能機械的來運用這一原則。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複雜危險的環境中，使人身敗名裂的，往往從小節上的罅隙發生，毒因而蔓延，因此，任何對自己小節上原諒，都是禍患之源！

「慎獨」是不易的，是重要的，正因其難，其重要，所以我們應該特別的來自我努力！

再論慎獨

羅 泊

明操同志有過一篇文章論慎獨，我想再拿來發揮一下。

慎獨之說出於大學，這種儒家修養的舊說法和集體主義的新精神，看來雖然似乎有點衝突，但確是可以互相配合的。並且只有在與集體主義的新精神相聯繫起來的時候，慎獨的修養才能有積極的意義，否則就不過是學究先生的謹言謹行而已。

要說明慎獨的修養與集體主義精神的聯繫，就必須先說明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明操同志有「無私」與「有我」之說，的確是很好的。在明操同志原文中是說，生活在壞的環境中，要能無私，才不至於受誘惑，更要能有我，才不至於隨波逐流。但我在此地要進一步說，在集體生活中也要能無私而有我。「無私」的意思很明白，那便是大公；至於「有我」，那正是說，在集體中並不抹殺「我」的存在。



人們常讚揚那「在集體的行動中忘掉了自己」的人，這是讚美他只考慮集體的利害，毫不顧及個人的利害；只從集體的利害上打算，沒有絲毫打算為自己的。這是無私的最高表現。但就在這無私的境界中。也並不是「無我」的，因為他是把集體的利害看做自己的切身的利害，把集體的成功看做是自己的最大的歡喜，把献身於集體的事業看做是自我的最高的完成。假如在集體的利害以外還有個人的利害，二者不能協調，那固然會發生衝突，以致犧牲了集體的利害，但假如一味顧及集體的利害，却並不是真誠地把集體的利害就當成自己的利害，只是「忘掉了」個人的利害，因此也不能為集體的成功而歡欣，為集體的失敗而悲痛，那麼他的献身集體事業的精神也還是會發生問題的！

但假如更進一步，所謂「在集體中忘掉自己」，乃是在集體的行動中，自己不去獨立地思考，因而也不自覺地進行工作，那就是決不配受到讚美的了。因為這正是消滅了自我，讓自我的一切都集體來代替了的態度。這是懶惰者的態度。假如我對於一切問題都毫不動腦筋去想，只是因為這一切問題都已由集體做出理論來了，我只要接受這理論就行，而我對於我所做的工作，不知道也不去求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工作，為什麼要這樣去做法，只是因為集體要我這樣做——那麼，我縱然在集體中勤勤懇懇地工作，但其實已到了完全無我的境地，而這境界却是很危險的。因為只要一且環境使我不能經常接觸到集體，而獨立生活與工作的時候，我就既不知如何思想，也不知道如何工作，於是我縱然怎樣努力慎獨，也還是一定會出亂子。

人們或許說，在民主集中制中，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的意見常不得不犧牲，無我

豈不正是很好的態度麼？這想法是很錯誤的。我的意見假如只得到少數人的贊同，當然應該服從多數人的意見，這是因為多數人的意見當是較正確的，那麼我就更應該想明白，爲什麼多數人有這種意見，這種意見爲什麼是正確的，我的看法假如和上級組織的看法不同，當然應該服從上級的看法，這是因爲上級組織照顧全局，多經驗學識，其看法常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仍應該想明白，爲什麼他要有那樣的看法，這種看法爲什麼是正確的。能够想通，於是多數人的意見，上級的看法也就成爲我的意見，我的看法。假如想不通，有懷疑，那在民主集中制中也仍舊是容許再提出討論的。在未經重新討論以前，我仍然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放棄自己原有意見與看法，以求集體行動的統一，但決定這樣做，也仍舊是我自己，不應該以爲那只是集體的紀律的強制。人人能這樣，於是集體的紀律才成爲自覺的紀律。總之，在這一情形下，個人決不能偷懶不用腦筋，不負責任，把一切思想，把一切責任推卸給集體。

有時，也許我們可以在一次會議後聽到這樣的說話：一個出席會議的人被人問道：「今天決定是誰的意見？」他回答：「那是大家的意見。」「你的意見怎樣呢？」「我麼，我沒有什麼意見。」「那麼你要怎樣做法呢？」「我當然照大家的意見做去。」——說這樣的話的人，好像是服從集體，其實是不值得尊重的人，因爲縱然他的意見會與大家的意見不同，但既然經過討論，被說服了，並且共同做出了一個結論，那麼這個結論就不啻是大家的意見，也是他個人的意見，他就應該勇敢地承認這意見就是「我自己的意見」，就好像他承認他的眼睛是「我自己的眼睛」一樣。

其實，正因為是在民主集中制之下，每個人才能有一個獨立自覺的「我」，這個「我」能感覺，能感應，能懷疑，能思想，能創造，能給自己做主。在專制主義的集中制下，每個人都不必也不能思想，不必也不能考慮任何問題，而在民主集中制之下，每個人必須認真地思想，也就是獨立地思想，必須自覺地工作，也就是獨立地工作。誠然「我」是從集體主義的精神來思想，用集體主義的精神工作，但是思想與工作的主體仍是「我」——是有我而不是無我。

能够在集體生活中培養起這種無私而有我的境地，擺在孤獨一個人的環境中甚至擺在周圍都是敵人的環境中，「我」就一定還是堅持着是「我」，不動搖，不妥協。

假如在集體生活中，我決不做任何壞事，並不是因為有人監督，不便去做，而硬是因為我自己不願意做壞事，那麼當我在集體生活以外，無人監督時，我也決不會去做壞事。

假如我有這樣一種堅強的信仰，並不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的人有這種信仰，而硬是因為我曾經想來想去，非如此信仰不可，那麼當一旦我生活在周圍的人都沒有這種信仰的環境，甚至人們告訴我，過去我所認識的有這種信仰的人都已經改變了，那麼我就仍舊要堅持這個信仰。

我不是三歲小孩子，不是神經不健全的人，不是白痴與低能兒，縱然我的能力很小，不能辦大事，主持大局面，但至少我能對我自己負責。我有什麼感情，那就硬是我的感情，我有什麼思想，那就硬是我的思想，我有什麼信仰，那就硬是我的信仰。難道那是人家把這種感情，這種思想，這種信仰硬塞給我的吧。顯然不是的。那麼我就必須對我自己更負責，我就必須堅持這種感情、思想、信仰。

我在白天工作時這樣，我在「清夜捫心」時也是這樣；我在千萬人中最這樣，我在一個人孤獨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在同心協力的朋友中是這樣，我在怒目仇視的敵人中也還是這樣；我在食飽穿暖的時候是這樣，我在饑寒交迫的時候也還是這樣；我在活着的時候是這樣，我在白刃加頸的時候也還是這樣。——這正是明操同志在論慎獨時舉以爲例的文天祥的精神，而這種從慎獨的修養中的達到的崇高的積極的表現，正是可以從集體主義的精神中充分培養起來的。

反教條主義中幾種不正確的傾向

新
濤

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中最嚴重的一種。教條主義者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運用。這一歪風的害處是極為重大的。爲了肅清這種理論與實際分離的現象，我們必須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

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已經開展二年多了。在這裡，我們極大部份的同志，已經認識了教條主義的害處，已經努力在改正這種不正確的作風；對於現狀和歷史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的態度，已有極大的改正和進步。但是，某些不正確的傾向却在發生着。這些傾向並不是不主張反對教條主義，而是反對教條主義爲前提的。因爲立場站得不穩，主觀弄得不清，所以，就在反教條主義中發生了一些不正確的傾向了。

有那些不正確的傾向呢？

第一、某些同志因爲駭怕自己中了教條主義的流毒，就特別強調生活。在「理性生活」與「感性生活」的劃分中，特別強調「感性生活」在他們的眼中，思想是蒼白的，而生活是色彩繽紛的。所

以，他們所希望的人，是一個不知「人間何世」的人，是一個重感情輕思想的，是一個不顧一切，能生能殺、敢笑敢罵的人。

第二、由於過度的重視生活因而就發生了輕視理論的傾向。更嚴格來說，是輕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傾向，這種傾向，還可分爲兩種：有一種是只談事實不願意把握原則的；另一種則是以形式邏輯式觀念論的理論作教條的。前一種傾向，是致力於現狀與歷史的研究而離開歷史唯物論的觀念的；後一種傾向則以爲談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以外的理論就不會犯教條主義的毛病似的。於是，黑格爾、哥德，甚至尼采的名言，便成爲金科玉律了。

第三、還有一種傾向，這是與剛剛所提的一種近似的。剛才所提的一種，是以辯證唯物論以外的西洋學說，當作金科玉律；而現在所提的一種學說，則是把中國的傳統學說，當作金科玉律的。這些人，極力使孔孟的學說摩登起來，要他們脫去緇衣，穿上西裝。這些人所努力的是把孔孟之道，當成辯證唯物論來看待，爲什麼如此呢？這是因爲教條主義者對自己的東西沒有知識，除了背誦希臘的故事外，沒有別的本領。爲了反對教條主義，強調自己的歷史是十分必要的，提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是十分正確的，但是，觀點弄不清的人們便把抄舊書或解釋舊書當作中國化，當作反對教條主義的工作了。

這三種傾向，亦可說這四種傾向，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是沒有了解怎樣去反對教條主義，亦沒有認清教條主義是如何發生，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針。某一個人之是否成爲教條主義

者，是以他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去決定的。如果他的學習理論，是爲理論而理論，這種人，當然會變成教條主義者。因爲他所感興趣的是書本不是工作；他的一套本事，只是背誦而不是運用。這樣的讀死書、死讀書，理論本身是並不負責的，要負責任的還是他自己。我們反對教條主義，就是反對這些人對待馬列主義的不正確態度，絕不是反對人們去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目的，是在於使理論與實際統一起來，是在於克服片面性的毛病。爲了反對教條主義而不敢接觸理論，分明是凶噎廢食的。試問一個缺乏理論思想的人，他的生活將是怎樣一種樣子呢？這種不顧一切，不看環境，不知「人間何世」的人，難道不是一個蠻幹亂幹的「勇士」嗎？而且所謂實際，絕不是任情放縱敢笑敢罵之謂，把任情放縱的作風，認爲實際生活，那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脾氣的反映吧了！

以研究問題而論，注重現狀，注重客觀事實，乃是十分重要之事。我黨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其用意就是在此，但分析材料的時候，如果沒有方向作指南針，那是沒法掌握材料的。我們反對以公式代替事實，亦反對自己被材料所包圍，變成材料的尾巴。不願意掌握方針，就有使自己成爲材料尾巴的危險。如此而欲談發現客觀事物的內在的規律性，那是不可能的；如此而要使其不陷於錯誤，亦是不可能的。

至於以西洋的形式邏輯、觀念論或中國的傳統學說來去代替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那不僅是由於弄不清觀點，而且亦由於站不穩立場。這些人的腦子，本來就裝滿了西洋教條的，在反教條主義的

狀況下，他們的那些機械的觀念的思想，便乘機而出了。很明白，這是以教條反對教條。這種以教條反教條的做法，不是以毒攻毒，而是相反相成。

反教條主義的這些不正確的傾向，是障礙我們反教條主義的工作之開展的。爲了廓清主觀主義中最嚴重的一種——教條主義，我們必須克服這些不正確的傾向！



黨風不良的表現

陳萍

這裏所謂黨風是指黨內的工作作風。我們是馬列主義的黨，因此，我們的作風也應該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也應該是符合馬列主義的科學精神的作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都是不正的作風，所以我們現在要澈底的肅清這些不良的作風。這些不良的作風，今天在我們黨內，雖然已不佔統治地位，但在某些方面，也還表現得相當嚴重。茲將比較普遍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先來說一說。
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是不切實調查研究。患着主觀主義七病的同志，不注意國內外的客觀情形，尤其是不了解自己的具體工作環境，即使了解，往往也是模模糊糊的只看見一個輪廓和概念；或限於局部和片面的觀感，不能作全面與深入的研究。換句話說，我們的某些同志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善於根據馬列主義的方法，立場，觀點認識和分析客觀實際情況的變化與發展，不能正確的估計局勢。對於黨的基本方針，政策及一切指示，甚至對於自己的實際工作狀況，也不作深刻具體的研究和了解，只是一知半解。圖圖吞棗的背誦黨的決議；或者走馬看花，粗枝大葉的了解工作情況。因此，這些同志，便不能掌握黨的政策的基本精神與實質；不能根據具體主客觀的情形，靈活的切實的執行黨的指示和決議到

實際工作中去。對於按時檢討工作中的成績，錯誤與缺點對於積累和總結工作經驗教訓，便沒法做得好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怎能及時糾正自己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呢？怎能改善今後的工作方式與方法呢？他們除了一再重複過去的錯誤缺點，機械的搬運陳腐的公式或狹隘經驗而外，是沒有其他出路的。

第二是誇誇其談，華而不實。患着這種毛病的同志，都是愛鋪張誇耀的。他們到處空談馬列主義的原則與國內外政治形勢，喜歡作長篇大論的指示與報告。他們滿足於包羅萬象的空洞計劃，但不肯深思熟慮，腳踏實地，一點一滴的埋頭苦。因此，對於具體的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自然是談不到了。

第三是沒有忍和持久性。有這些毛病的人？總是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崗位，不積極的克服工作中的困難，不耐心的說服和幫助同志，不願意作事務和技術工作。這些人，容易衝動也容易失望。環境較好時則興高彩烈，盲目的亂幹；環境惡劣時則垂頭喪氣，不知所措。

第四是驕傲自大。這些人不傾聽別人的意見，不向別人學習，也不肯揭發和糾正自己的錯誤。不願接受別人批評。但另一方面却愛指責和批評別人，總覺得人家落後無能，盡是缺點，自己十全十美，處處都好。因此，這樣的人不能團結全黨團結群眾的。

以上所說都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在工作風上所犯的毛病。其次是本位主義的作風。本位主義者，往往把整個利益服從局部的利益。他們的眼光狹小，遇事只從片面着想，於是他強調自己的部門

自己的區域的工作的重要，以便引起黨的特別重視與特別幫助，他誇大自己所作的工作困難或工作成績以博得黨的稱許，顯示自己的才能；他要把持好的幹部，不願將好的幹部供給上級分配和幫助其他部門或區域，同時，也不相信別的部門別的地區以至別人所培養提拔的幹部。他把別人工作說得一錢不值，別人的困難完全不顧；他愛誇大別人的錯誤缺點，抹煞別人的成績與優點。他不知道幫助別的部門別的区域，別的人的工作，就是爲了整個黨的工作，他不知道別人成功與失敗即是全黨成功或失敗的一部份。這種本位主義就是黨內宗派主義的一種。它雖沒有鬧獨立性那麼嚴重，但有自成派別的傾向，所以我們必須澈底肅清它。

再其次，是對外的關門主義。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排外性。關門主義者總是愛把自己限在最小的圈子內，不願意和黨外人士和廣大群眾接近；他不想去了解群眾發現群眾的長處；不懂得具體的分別他們各個人的特點；不能耐心的教育幫助和說服他們；他不認識群眾是自己的學生也是自己的先生，自己不僅應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他不了解要提高群眾還須遷就群眾。反之，他只會用一種標準方式去要求和接近一切群眾；他只歡喜群眾去奉承他恭維他，不愛聽別人的批評；他只願意做人家的老師，不願意向別人請教；也巴不得別人一下子就進步到和他一樣，否則，就輕視別人而不屑與之往來。這樣，他怎能找到朋友呢？怎能不脫離群眾而孤立呢？

最後，是自由主義的作風。有自由主義的同志，不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切實執行黨的決定；不接受黨的工作分配。他們受不得拘束，過不慣集體生活，隨隨便便，任情任性，說話不負責任，行動

不顧環境。感情至上，個人第一。這種人，在黨內反傾向鬥爭時表現得怯懦軟弱，害怕得罪別人，不敢正面批評別人的錯誤缺點，不能堅持黨的原則。人云亦云，得過且過。或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大事懶管，小事愛管的種種現象。

以上所舉的不良黨風，在黨內目下還相當嚴重的存在着。它們都足以妨害黨的正確政策和路線的執行；妨害黨的政治組織上以至思想上的更加鞏固和團結，也妨害黨團結全國民主的人士與廣大群眾。現在還需整風的時候，希望每個同志深刻的檢討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堅決澈底的改正自己的作風，並肅清其思想的根源。只有如此，才能使個人和全黨走向完全的布爾塞維克化，才能鞏固黨，鞏固黨與全國人民的聯系，爭取民主勝利的來臨。

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的聯系



毛澤東同志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中說道：「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與實際革命不符合，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

爲什麼一切宗教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呢？要回答這一問題，仍須歸根到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上去，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也就是實是求是的精神。

主觀主義是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如就它底表現形式隨便抽幾點來看吧：

主觀主義者常滿足於一技之長而自以爲足；常是一知半解而自以爲得；常不看事實而單憑主觀；常不顧環境而單憑直覺，這種人的作風，是不會從客觀實際去系統、周密的了解問題的。不懂得客觀實際，不了解週圍環境，如何不將工作弄糟，不使革命遭到損害！因爲他如果不偏於死啃書本，把馬列主義當作教條，不分地方、時間、環境，亂用一頓，而與實際行動脫節；祇只滿足於局部的經驗，停止在某一階段，反洋洋自得：我能領導革命，我能指揮行動，而不去學習理論，綜合經驗，使經驗

上升成爲理論。自覺或不自覺的犯了經驗主義的毛病，妨害了革命的發展，這是完全違反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

宗派主義所表現的形式，產生在黨內的；如開獨立性，便是把個人利益看得高高在上，隨時隨地，一遇機會，便「闖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一當他能掌握部份事業，便是時來運到，就鬧起獨立性來，反對黨的集中領導了。又如本位主義者，只看見局部的利益，不管整個的利益，只從小處着眼，不顧大體，所以對別部，別地，別人都漠不關心，這種傾向，如果發展下去，必然會妨害到黨的統一團結。不知沒有統一的意志，就沒有團結而鞏固的黨，毫無疑問的，這是主觀主義的思想在作祟，它是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的。

宗派主義對外會產生排外性，這必然要妨害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個別同志，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瞧人家不起，對人家不理，忘記了斯大林同志所說的「使布爾塞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的名言；忘記了黨指導我們的是要我們團結全國人民以打倒共同敵人，而不是叫我們去孤軍奮鬥；違背了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的這條真理。而宗派主義者却高高在上，惟我獨尊，不與他人合作以共商國家大事，甚至排斥他人於圈子之外，這種思想自然是主觀主義的，是違反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

主觀主義的發展，必然會走到狹隘的宗派主義的圈子裡去，而宗派主義又是孕育主觀主義的園

地。因爲主觀主義的片面性，它的華而不實，它的自高自大，它的等量齊觀，它的不看事實，它的不顧環境，它的放縱自私等等都是形成宗派主義的階梯。同時主觀主義的獨斷、粗浮，不系統的周密的去了解客觀情況，與黨的政策背道而馳，它的玩弄教條，它的單憑狹隘經驗，都是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宗派主義的排他性，自大性，狹隘性，便是主觀主義的最好的支持者。

由此可知，宗派主義傾向頗深的人，他的主觀主義必然也就更厲害，而以主觀主義立場出發的人，可能形成宗派主義的傾向的若讓主觀主義發展下去，是會成爲宗派主義的。二者在黨內的關係，可以說是相依爲命，狼狽爲奸的。

但我們必須指明：可以說一切宗派主義的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而不可以說一切主觀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比如就常持一知半解和滿足一技之長的兩點說吧，這兩種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是不成問題的，但兩者都是自以爲是，自我滿足的主觀想法，沒有任何根據說他是產生排他性的宗派主義。又如口直心快的人，對問題是常不加思索，這也可以說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但不能說口直心快便是宗派主義者，因爲口直心快，無論如何不能說它就是排他性的表現。

不過自以爲是的一知半解者和自以爲是的一技之長者，如果讓它更大的發展下去，是會養成夜郎自大而帶着宗派主義的自大性的。

所以說一切主觀主義不一定是宗派主義，不一定都有宗派主義的觀念和都是宗派主義的作風。一個主觀主義者是會帶一些宗派主義的傾向，若讓其發展下去，某些觀點也是會形成宗派主義的。因



A541 212 0008 1844B

此，毛澤東同志說：「一切宗派主義的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反對主觀主義的最好武器，毛澤東同志已經告訴我們了，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那就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應當掌握這一武器，無情的去消滅保存在黨內的宗派主義的殘餘。改造我們的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使黨更進一步的布爾塞維克化，更進一步的去團結廣大的中國人民，以完成今天和明天的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任務。

